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蔓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

别本韓文考異卷十三

宋　王伯大　重編

雜著

子産不毁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安或作知方云此以教叶僑與囂囂車牽詩用韵如此或謂子産毁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

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毁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作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方從三本作旁暢交達非是達或作通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洪曰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方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方無下公字且曰吾見子其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為一通以字或無為我字而有盡字一方作二愈再拜謝退録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方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為奇也於後之數

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為字慎下方無之字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

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方云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讐注敵體也令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音攀引也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宿資蓄貨或作宿債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虛宜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

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譖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

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方作世亂）令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聽視或作視聽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方無而慎字）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方無哉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

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方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别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

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公下或有之字凡有其方作其有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托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為南上或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又或作且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

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方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才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

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公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蜉蚍音孚音毗虫浮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是誤字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悟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四種字即滅字下皆當有誤之字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耶上方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詬或作語非是）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茍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無之字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楚良切傷也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矩切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

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音綏宋州也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坐下或無霽雲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

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直畧切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笴歸或作師非是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欲將或疑衍一字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

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方作嘗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嘗字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

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方作有。樊曰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有草新添巡守睢陽詩全章云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麾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戶字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

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

文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殆或作始或無五字皆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咸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方作事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即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蓋追爲前白之頌言而泛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觡

共抵之歎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恊失之遠矣吾傒之產茲土也久矣方無之字○今按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壘櫂無極王余抑也欲或作將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方從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復無它奇當從方本為是奮肆姁媮上音劬下音俞美態也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於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洵方作詢非是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方云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古和字）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其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

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葢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旣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上音呌下音呼皆聲也囂童迺李刼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持弗

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删去云閣本蓋公晩年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删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晩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畧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何如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或作扞黄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文方以石閣蜀本作醇〇今按此記方氏多以石本
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　河
之沄沄有轉流也君切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
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方亦多從石本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
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止高而
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

椔翳椔或作焚椔側師切詩作之屏之其椔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椔自斃曰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虛加切張口皃然成谷窪烏瓜切一曰窊也老子窪則盈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方從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闕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有竢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音暴又步木切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

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方從石閣杭蜀本如此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閧而相與觀焉方從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民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

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方以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方云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句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直讀如字地藏方從石本無地字其人方以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淅湍方云今鄧州有淅川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本楚之淅邑漢書所謂淅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峴胡典切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音民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音琛踰嶺蝯狖音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蝯或作猿瑰或作瓌也或作之方從石本無也

字

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方從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洪云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為豪作濠誤矣方云通典以為州名字本作濠○今按顏魯公干錄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以洪氏作豪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整或作摠士或作事守或作定）而又外與賔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祈或作所）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閎或作宏）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方作后）茍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

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令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隴上或有曰字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茍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茍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人茍下或有有字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章方作扶或作華泳或作伏方無也字愈樂是賓

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羈居宜切靮音的馬韁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

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方誤]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方本坐上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目十上或有二字]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方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

婦人方作婦女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事下或有主字為或作馬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方以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馬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馬○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别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復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則陸為方出水也不當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二字非是齕音纈又胡没切齧也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

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五結切者喜下或有而字秣者騎者騾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馬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駱下同方云漢書子虛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劒矛楯食允切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音登又都滕切笠之長柄也史記虞卿躡蹻擔簦是也笠蓋也笠筐筥錡釜錡其綺切方曰筐圓曰筥皆以竹為之三足曰錡無足曰

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方從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沈存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引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柳子厚序棊用二十四局者即此戲也）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藂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

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

馬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音詣）丞曰當署（雁或作鳧曰下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

以相訾謷上將此切下牛刀切謷不省語也前漢聾謷謷說文云不省人也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刼或作該方以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謷也數所矩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以淺切長流也迤涵或作澄大以或作以大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皆脫字方以苑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

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巨禁切）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五割切）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黄霸傳少學律令喜為吏岸下方無而字為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為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母官切）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挺方云從本說文挺一枚也）水㶁㶁（音虢）循除鳴斯立痡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

（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特方從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朝）便道取疾以

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

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方無

表字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

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

方獨從文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

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

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

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饔飧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

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賞

語意生澀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至州之七月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

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而字非是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生方從文苑作施○今按下字對偶文苑亦非是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日或作月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

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上方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方以杭𣏌作乎

○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以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𣏌多誤

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上莫半切下胡館切赤白繪畫之色前漢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别貌不鮮者治之則已破方作故鮮或作主說見祭湘君夫人文○今按瓦甎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

非是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子下或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

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者○同姓方從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善或作盖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

之而不暇學服之或作復之官書方云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畱傳注非也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方無其字據依或作依據方云左氏無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方無道字識下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别本韓文考異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四

宋　王伯大　重編

雜著

鄆州谿堂詩并序此篇方多从石本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孫曰謂析李師道所據十三州為三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鎮馬總鄆曹濮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音運秦為薛郡地漢為東平國曹濮音卜古昆

吾之墟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總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名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竱心一力或作竭心力竱或作竭一或作戮方云竱旨兖切專也國語竱本肇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洪曰謂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洪靖以反

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於政或作于政方云謂張弘靖被囚田弘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方云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

州大而近方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恃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横而肆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蒲拜切病也心罷音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

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賜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悦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曽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力隹切繫也説文綴得理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

使来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與壥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妆）視邦選侯以公来尸公来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究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亡侯切螣也）節根之螟（蟊或作蟀音義同）羊狠狠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音粕）而磔（陟格切說文薄脯膊之屋上左氏成二年傳龍人囚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磔閃也張也箴或作針）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

以師征不寧守邦師方从石本作帥○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爲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蕖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强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

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

賓贊稽經諏律稽考也諏訪也施詩智切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茫上音苹下音孤孫曰說文蕢苹也茫凋胡也周禮魚宜茫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徒故切又音亦遺此邦是庥音休爾雅曰蔭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方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

也方無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方從閣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

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令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吉凶方从蜀本作吉凶○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於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从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

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方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君願承救焉說下或無者字者下方有也字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

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遠下方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吴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

在吾子其為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其時字或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

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説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从閣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説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

以尊四海之内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人下方無而字已作身○今據上文及詳文勢方說非是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顧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名下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舊或作記非是自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盍上或有曰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

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而或作所為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方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

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側時切銖市朱切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

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方作以委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説曰乾健也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

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野下或有其血玄黄四字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問人之仰魚向切恃也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饑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者下或有在字豊上或有既字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

困者何也愈賤方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壊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者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

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封諸本作隨非是）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遠或作遠矣方無已字）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氏或作代方無已字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方無雖字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於既切下同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

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爭或作諫方云曰本及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方作易移）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音烏）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

之德方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有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作始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及下方無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音籍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

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方無之字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乎上或無復出言字陽子將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禄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

○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

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畢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秩祿或作祿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方云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招舉也朱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

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兹非是）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方無本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熈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

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

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

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

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

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方作不孜孜

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

突不得黔門下或有而字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

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

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無也字）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或無欲字）若吾子之論直則直

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音翹）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盡言于亂國○今按方本殊無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無哉字）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

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緦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乃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

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下而不葬或無而字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方無是字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無故字方从舊監本云考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

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方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　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也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

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似或作以非是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方本是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吊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子上或無之字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歳歳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

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方本作進以進或作道）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

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

莊下此其字疑衍非上或有此字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知此或作如其教或作敬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方云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什不易器是也如下方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

方校作祫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方誤也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近平易之體但其閒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擬方作疑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方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唐武德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開元中乃詔宣皇帝為獻祖元皇帝為懿祖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廟或作之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

祭焉不可謂之合矣祭焉方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二曰獻懿廟主宜毁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諸本毁下或無之字或毁之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音善其毁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毁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毁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毁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

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方从閤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摇靈屖迟兮屖音栖迟與遲同皆徐行也顔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方有為字其於方作於其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并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别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

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無去壇去墠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

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方作蓋曰或無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頻方云新書陳京傳亦作衆○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切推之以盡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

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議下方有為字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名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目方作夫由或作曰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茍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

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所上方有故字非是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上或無自字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亦不貳無亦字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貳無飲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嘆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

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或無不然字下或併無夫字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方無謹論字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秘為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

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于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大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

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言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其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適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以情上諸本有是字方云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己恩怪之今之士人

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有而字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音的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功服或作功之服或無常字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人方作時又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

有聞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慼慼或作慼容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類下或有於字喪或作服稅下方無者字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弱作溺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方本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从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况有諸本可从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从方十餘年从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

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音灼）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　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名下或有為字立下或有歎字而無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

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論方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轅固生樂毅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方从杭蜀本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

朱泚千禮切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畀高者流畀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氣上或有之字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亦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答張籍書

籍遺公書云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等面拒歡来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甞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盖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没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

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令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楊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楊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

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誠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洛於執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朽之盛衰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

籍再拜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他書疑當時俗語也

及

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方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脱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

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字）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方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恐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

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與下或無復出人字說見上程方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

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遑有所為况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

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顔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于顔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顔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顔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没則紀其師之説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没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楊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楊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甞聞以駁雜無實之説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説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

得焉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茍悅於衆是戯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作之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德下或無者字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

也或無然後二字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么切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窮方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方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為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

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方云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已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已之道勝也二語雄下方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若上方有傳者二子以方作所皆非是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能字本皆作為方云考之記文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闕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

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況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作烏害其為道也。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别庶幾一來愈

再拜

别本韓文考異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五

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

别本韓文考異卷十五

宋 王伯大 重編

書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

與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方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子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

否也（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他人非是方無此四字之處方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工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方無而字與同方作以同說已見前）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方作從今之人云謝以貞元本是○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著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舊書之不足據有如此者故特詳著其語云）足下之道其使吾

悲也使上方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来于此於或作與方作以○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翶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来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来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為山陽令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按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

廷遠宰蠻縣貞元十有九年公以言事出為山陽令故云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書方作盡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乖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舟或作川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左或作尤非是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

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其光二字方作世曜或作耀請或作情囷一作箘云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不可稇也一作穡管子小匡篇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載而歸稛若隕切國語曰稛載而歸稛豢束稛載而往垂櫜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

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愈来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今年已来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絶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

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或注建封字　狀或作書云）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皦或作全　或作皎）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方屯名如唐孟元揚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屯或作田　弗或作不）竊惟休咎之兆天所

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或無愈雖不敏一語兕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犀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方從閣杭本作我名下注絶句二字麗或作离。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不涌泥破符離晋均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從或取此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方無也字安阜或作華附或作安附嘉方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

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方無閤下字）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折云漢終軍傳野獸井角明同本也衆支内時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前左衽而蒙化者又王夢謂論今南師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師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願也崩析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從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從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

二字念方從文苑作合全無文理云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方从杭蜀苑作默貨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興非是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

句讀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来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不類非是方从三本云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纎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髙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髪秃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句為或作其則屬下句云伏

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按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以為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子紅切鬷明鄭大夫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

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者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

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也上方無之字）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方云此書答楊敬之淩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憑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顔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舜方作帝）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朋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李下或無七字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

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感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所以下或復有以字非是間上方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頔或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文武順聖樂

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于南匈奴十二年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 保或作實移族從以下八字方从閣杭本如此云頔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古數為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為從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頔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頔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 庚上或無自字 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

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方作則人或無則字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悖或作惶或作憚方云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

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憚赫或作變化方云閻蜀錄粹皆作憚赫字小訛也憚丹末切與怛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或無之言字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雲下或有言字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而隨之隨上方無而字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叟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

爾者聖賢之能多襍焉之知專故也（然下或有則字非是）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〇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悚或作猥）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方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方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

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從杭蜀本無入字○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承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惟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方从閤本無於字非是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

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

俯加憐察幸甚幸甚閣無俯字録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

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孱知孱愛伏念曽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方從三令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茍且求容悦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从衆受容受察

不復進謝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方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踈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説於左右而後察也外下方從三本無於字非是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

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陵駕方云字見選沈林休文論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方从三本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遇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長下方从三本無者字非是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方無於字必諸從事與諸將吏

未能去朋黨心葢覆黤黮上鄔感切下他感切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韓曰青黑色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受私或作私受〇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方從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〇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别本作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凝滯今从之〇又按此二書誤字

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

顧失大君子繊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五